



做大唐游侠的代价

——《大唐游侠传》拍摄幕后的故事



和其他武侠电视剧一样,《大唐游侠传》一片的拍摄可谓历尽辛苦,剧组在100多天里转场横店、新昌、象山三地,无论是主演、武行还是群众演员,都与酷暑、伤痛进行了艰苦而持久的斗争,这其中虽有欢笑,但更多的是汗水——

酷暑难耐 英雄倒地

拍戏的时候正值盛夏,剧组人员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酷热,地面温度常常达到40摄氏度,工作车和临时帐篷内的温度一度达到50摄氏度。剧组想到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降温方法:搬来大块的冰放到电扇前,把凉气吹散。但是,厚重的戏服还是让演员接二连三地中暑晕倒,自称身体底子“格外扎实”的刘添月就曾晕倒过4次,被送进医院两次。

饰演郭子仪的演员王建国每天都要穿着盔甲上阵,从开

拍起,他就处于亢奋状态,每天精神饱满,似乎丝毫不受高温的影响,成为了大家的榜样。没想到有一天,“郭子仪”正威风凛凛地站在场地上,忽然神情一变,对导演说:“请等下,我不行了……”之后便轰然倒地。临近的卫生所医生很无奈:“来来去去都是你们剧组的人,送走一个又倒下另一个。”演员们大多有个相同的“避暑良方”:每天把一瓶饮料冻成冰块带到片场,不拍戏时抱在怀里,直到整块冰都化成了水,最后喝掉。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中国台湾演员黄维德是铁摩勒的扮演者,曾被张纪中称为“真正的硬汉”,被其他演员亲切地称为德哥。虽说主演们多少都有受伤的情况,但德哥的代价最为惨重:他因一个动作造成了脊柱的第五六



节脊椎受伤,整个人忽然不能动弹,睡觉时手指麻痺,被迫回台湾修养了两周……

如今的黄维德完全恢复了,看上去老实憨厚的他在采访时却总能做出让人瞠目结舌的动作和表情,比如咧

嘴、挤眼,而他最拿手的就是戏弄“荧屏爱侣”何琢言。两人是配戏最多的搭档,为了让这个小女生在高温中打起精神,黄维德曾用各种方法刺激何琢言:用手指戳她的鼻孔,脱下鞋子放在她

眼前,在镜头拍不到的情况下掐她的腰……真不知当年未满20岁的何琢言是如何忍受的,但就德哥的说法是,被刺激后的何琢言马上就会进入状态,再不会无精打采,但就旁人来看,虽然这种沟通方式有点像孩童式的打闹,但二人乐此不疲,也有了非常默契的互动。

灰头土脸 生死之交

《大唐游侠传》的拍摄进度很快,熬夜是家常便饭,工作人员和演员大多每天凌晨4点起床,睡觉的时间不超过三四个小时。拍摄接近尾声时,全是攻城的大场面。拍摄地位于10米多高的城墙上,在太阳的暴晒下,上百名群众演员聚集在一起,到处都是滚滚的黑烟,燃烧的人都是灰头土脸,现场的人都是灰头土脸。“最喜欢烟灰妆。”武戏最多的刘添月在后

期几乎顾不到自己的形象了,她说男女都一样,人的脸都是肿大的,皮肤都是黄黑色,脸上不停地流汗,一天下来几乎不用补妆。

不得不提的是,在这部剧中最辛苦的当数武行的演员们,所有的主演几乎都曾谈到对他们的敬佩,勇敢、敬业是对他们的一致评价,他们的负伤也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有被飞驰的马撞飞到墙上后几乎丧命的;有因做演员替身使大腿骨断裂5处的;有和演员们配武戏,而把脸削伤的;有因吊威亚把脚磨得露出骨头的;有从马背掉到石头堆上,摔到口吐白沫的……武行的演员们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正是因为这些危险的举动,才造就了武侠剧中最精彩的镜头。(张维)



演员要创造角色

——访《大唐游侠传》主演刘添月

若问《大唐游侠传》中哪个女子武功最高?那必然是“夏凌霜”,生于将门,长在军营,一身卓绝武功,巾帼不让须眉。作为夏凌霜的扮演者,刘添月每天都要经历无休止的武戏,不是打斗在刀光剑影中,就是吊着威亚在空中飞来飘去,这让第一次穿古装、第一次演女侠的她吃尽了苦头。好在刘添月平日善练爵士舞,足够的力度让她打起来有股子不寻常的洒脱,看着也自然赏心悦目。然而,刘添月的骨子里有点完美主义,总觉得自己

还不够好,连最严格的赵箭导演都欣赏地点了头,她依然不满意自己。

每天晚上,刘添月都会手写一篇日记,记下当天的拍摄情况和内心感受。其中一篇的故事有点不同,那是一个“以一对十”的镜头,除了要记住自己的动作,她还要熟记周围武行们的顺序、方位等,人多难免出错,不是武侠甲慢了一拍就是武侠乙没走到位……重拍了10多次后,刘添月彻底丧失了信心……当晚回到住地,她抽出日记本记下当时的

心情,“我究竟缺少什么?”她在字里行间质问自己,越想越难过,一把抄起屋内的道具剑冲出了房间。说起那把木质的道具剑,从开拍之后就跟着刘添月,她在闲暇时总爱把玩一阵,找一找当侠客时剑不离手的感受。

那时已是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刘添月一口气冲到横店片场外的空地上,拼命舞起手中的剑……没想到,黑黢黢的夜色忽然出现几个人影。“当时一激灵,后来发现都是其他剧组的演员。”原来,刘添月遇到了晚上偷偷用功的同行们,跑步的、背台词的:“本来想一个人清静一下,却偶然发现大家都在努力。”刘添月一下冷静了,她告诉自己不能放弃,熬过去就是胜利!

刘添月是个倔犟的人,热爱唱歌的她18岁高中毕业后曾去日本的演艺专科学校学习,她至今记得那时每次上课

都要擦地板,所有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地上把地板擦得光亮。上声乐课时,学生们一边唱一边要作出各种肢体动作,或跳或蹦,或躺或卧,总之不能好好地站立。“很多开不了的音在动作中竟然能爆发出来。”刘添月在3年后回到了国内,第一次当演员就让她感受到了一种“差距”。“我的第一场戏是在大街上喊叫,当时怎么也张不开嘴,那时候我就感觉自己不能演戏。”刘添月总说一个词“惭愧”,她说有的演员为了表现“憔悴”,可以5天5夜不台眠。“一定要失去自我”,为了这个目标,刘添月在平日一直坚持跳街舞和爵士舞,她要在那些夸张的动作中,容忍自己最丑的模样。两年的磨炼让刘添月深谙了一个道理:演员并非要展现自己的美丽,而是要创造角色。(张维)



为了实现妈妈的愿望

——访《大唐游侠传》主演路晨

“你别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不是不拍我的戏吗?”在《大唐游侠传》的演员挑选阶段,制片人张纪中假装生气地问路晨。没想到张导还在“耿耿于怀”之前的事,路晨马上露出乖巧的笑容:“导演,我错了。”这一幕在旁人看来有点戏剧化,其实在这之中包含了路晨一个大大的遗憾,事情还要从电视剧《鹿鼎记》拍摄之初说起。当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的路晨是张纪中钦定的“小郡主”,但因为种种原因她放弃了,这让路晨扼腕叹息了很久,后来听说《大唐游侠传》开拍,同样是张纪中的戏,带着几分歉意,她无论如何要“再续前缘”。

那年路晨才刚满20岁,她演的韩芷芬是该剧中唯一能赚观众眼泪的女子,性格温柔似水,说话做事都如莲花般娇羞。这一路悲情地走来,让本来活泼的路晨天天在片场都得哭个三四回。路晨是个“活宝”类型,戏演多了,路晨渐渐发生了变化,她越来越像角色,但这种改变并不奇怪,“我拍任何一部戏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演韩芷芬时,她说话开始柔声柔气,连接电话的声调都变了;演《四世同堂》中的招弟时,

她走路都会扭动起腰枝,本是个东北姑娘却一口的北京腔;演《书剑恩仇录》的李阮芷时,她就忽然变得满肚子坏心眼,连导演都敢整……

虽然“韩芷芬”的武戏不多,但路晨却在剧中遭遇了不小的惊吓:“我现在都有后遗症,再不敢骑马奔驰,马一跑我就哆嗦。”原来,那日的镜头要求三位演员在山头骑马离开,另外两匹马都很听话地转头、停下,只有驮着路晨的马忽然亢奋起来,并向山下狂奔而去。山脚下,电影《功夫之王》的剧组正在拍摄中,眼见山上冲下一匹马,一下蹄进镜头,“咚”的一声甩下一个人,正是路晨。头痛、脚踝扭伤……她顿时晕了过去。《功夫之王》剧组的人吓了一跳,赶忙停机检查趴在地上的“山上客”,还好伤势不重。此时回头一看,《大唐游侠传》剧组的人正呼喊着从山上冲下来……

接触下来,发现路晨的性格简单而乖巧,她说当演员完全是为了妈妈,“她从小就希望能在电视上看到我。”路晨如小孩子一般笑了,长舒一口气,“这回《大唐游侠传》要在央视八套播出了,妈妈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张维)

最重要的是“格调”

——访《大唐游侠传》制片人张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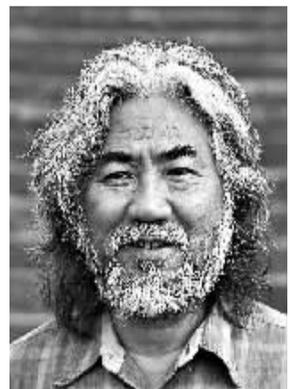
从《笑傲江湖》开始,人们对张纪中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对于他的作品,有着截然不同的评论:尊者称其为“圣手”,贬者斥为“炒手”。然而,批评者们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结果:即使是在《笑傲江湖》被骂成“瞎熬糨糊”的时候,金庸先生依然毫不犹豫地“射雕”、“天龙”、“神雕”三部作品的内地改编权一股脑儿托付给了张纪中。如今,无论争论与否,张大胡子的知名度已然确立,他也在8年间完成了6部作品,其中5部是金庸剧,第六部就是梁羽生的作品《大唐游侠传》。

“我准备拍《倚天屠龙记》,这是我的第七部武侠片。”不知道是无心还是有意,张纪中着重透露出这个消息。他习惯推出和培养新人,之前的黄晓明,现在的黄维德、何

琢言,对于这些新鲜的面孔,面对媒体的张纪中总是持夸奖的态度。“对于新人来说,机会很重要;对于我来说,人品最重要。”他坦言最反感的演员类型——耍大牌、不尊重他人,“演戏时大家都是工作关系,都是平等的,像《大唐游侠传》中的这些新人,就都做得很好。”能在张纪中的肯定中成长,这无疑是在演艺圈中的捷径。很多演员都透露,他们都有点害怕张大胡子,他是个极认真之人,在剧组中像极了“学生家长”,对拍摄要求特别严格,事无巨细,甚至连“舞扇”的动作都亲自示范。

《大唐游侠传》的男一号黄维德最初和张纪中只是在横店有一面之缘,这个男演员的名字张纪中没记住,却记住了

他憨厚却硬朗的外表,“有机会要让他在我的一部什么剧中演个什么角色。”那次的认可成全了之后的合作。“为什么拍梁羽生的作品?因为这部剧找到我,让我提提意见,提了几个后就让我拍了。”张纪中一脸的无奈,在他看来,梁羽生不同于金庸,少了些飘逸,多了些厚重,“比如《大唐游侠传》,背景就定格在安史之乱这个时期,让人有一种历史感。”张纪中说,他心中的那些绿林好汉,最终目标就是为了百姓能够安宁,“无论拍什么武侠剧,我传递的精神只有一个——为国为民。”张纪中一直强调,一部剧最重要的是“格调”,他要自己的武侠剧中不单斥那些神乎其神的打斗,更要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如武术文化、茶文化、酒文



化等,还要有各种对于人性的思考,比如善恶、成长、民族精神等,“这样,武侠剧也能是主旋律!”抛弃那些对武侠情怀的单纯追求,这应该是张纪中一直希望表达的。

(张维)